

研習心得

戰蓓蓓

參加南京營的緣起，是今年年初參加中研院史語所第 24 屆研習營期間，聽聞諸位老師和一些參加過揚州營學員的溢美之詞。而本次由於主辦地為南京，對於我這樣學習明初歷史的學生，格外心嚮往之。記得 8 月 10 日下午抵達中央飯店，看到並不算高的建築，卻似立即能把人帶回到民國時期，上課又被安排在步行三分鐘的六朝博物館，課堂下陳列著六朝的台城，時空的交錯仿佛構成此次研習營的主旋律。

本次研習營學員的專業，實際上有幾個比較集中的焦點，因此差別反而好似更加明顯。除了學科上的文史之分，亦有例如六朝、明清和民國不同的時間焦點，而專業上亦包含歷史地理、考古、藝術史甚至建築系的同學。最初我們得知彼此之間的差異，無疑都是非常驚訝的，而隨著彼此之間的互相熟悉，討論也愈發深入，在最後又有意猶未盡的感受。

事實上，作為一個從理工科“越界”到人文學科的學生，分科的差別一直都是我所關心的問題。尤其在海外學習的情況下，實際上在許多會議與活動中，中國研究會被劃分到區域研究的範疇，因而其細緻的學科差異並不甚突出。而本人自己關於禮制史的研究，雖然最後歸於歷史學脈絡，對禮儀文本亦有類似於中文系分析文本時的“咬文嚼字”的方法。在參加本次研習營之前，本人總有一些相對淺顯的看法，認為學科的分類不過是學界，尤其是西方學界對其學術方法、興趣的一種分類，而實際上這樣的分類是否完美，是十分可疑的，於是對學科之分界有所懷疑。

而本次研習營在這方面最大的收穫是，不僅僅有文學、歷史兩方的著名學者的課程，亦可以近距離觀察一班科班出身的同學們對這兩個學科分歧、共性的思考。我個人很深刻的感受到，無論學科分界是否合理或完美，或者說，無論是否“應該”存在分界，現在的狀況是這個分界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。而隨著文史兩個學科的深入和拓展，雙方互相借鑒研究方法，以及使用相同研究資料的情況已非罕見，這個分界的所在就愈發顯得捉摸不定。我們組的同學曾試圖總結文史的區別，但每每一提出就互相否認，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。

在此次研習營後，本人又對學科分野問題又有一些思考，目前有些似是而非，但因是總結報告，姑且拿出來討論：事實上，目前的學科分野在某種程度上，是文史兩個學科獨立發展了一定時期後，所產生的各自脈絡上的難以溝通。這裡所

說的脈絡具體是指現存研究語境(context)下的研究旨趣。例如在田曉菲、程章燦兩位老師授課當天的討論中，李志鴻學長向本組的葉常泓學姐提問，討論其所談到的一些變化是否影響到“structure”的發展，而之後我們對“structure”究竟指什麼又有討論。就本人觀察，目前歷史系似乎關懷偏向“structure”，亦即對歷史的一些實際層面，尤其是政治、經濟、軍事乃至文化產生實質性影響。而文學研究不一定看重所謂的實質性影響，因其研究語境有文體、個人情懷等等與歷史所關懷的實際性層面並非直接相關的方向。這表面上看是研究旨趣的不同，但如果推進一步看，可以看出亦有彼此研究語境大相逕庭，而導致對話的困難。

而所謂跨學科研究，往往最大的挑戰便是了解不同學科當前的研究語境。在文史各自領域中，在現有研究的語境中做定位是研究的先決條件，但這個定位往往已經是比較狹窄的相關研究定位了，而在跨領域探討中，有時候或許需要的是更大範圍內的彼此定位，方才能夠完全理解彼此的旨趣與意義。而本人亦覺得，對於我們這些青年學者而言，如果能夠將視野盡量放寬廣，將自我所處的研究語境放回到盡量根本的研究關懷中，也許是精進學業的一種途徑。

另外，關於討論方面，個人覺得組際溝通似乎有限，想提議除了綜合討論之外，是否可以安排一兩天，將組內討論轉換為雙組討論？再有，考察時如果能有現場討論的一些安排，或許效果更加顯著。以上僅是個人突發奇想的建議，本次研習營收穫滿滿，心中亦是感激滿滿。